

# 梁晓声 白白



梁晓声

'93 断想

从复旦到北影

一十二年间风雨艰难人生

京沪两地闻见世态纷呈

经济日报出版社

# 梁晓声



梁晓声 著

白  
雪

经济日报出版社

# 梁晓声自白

梁晓声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晓声自白/梁晓声著·—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8

ISBN 7-80127-233-1

I. 梁… II. 梁…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②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3137 号

责任编辑:胡子清

封面设计:李法明

梁晓声自白

梁晓声 著

---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277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石油报印刷厂印刷

850×168 毫米 1/32 8.625 印张 200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册

---

ISBN7-80127-233-1 1/1·2 定价:13.80 元

# 目 录

' 93 断想

——一个作家的杂感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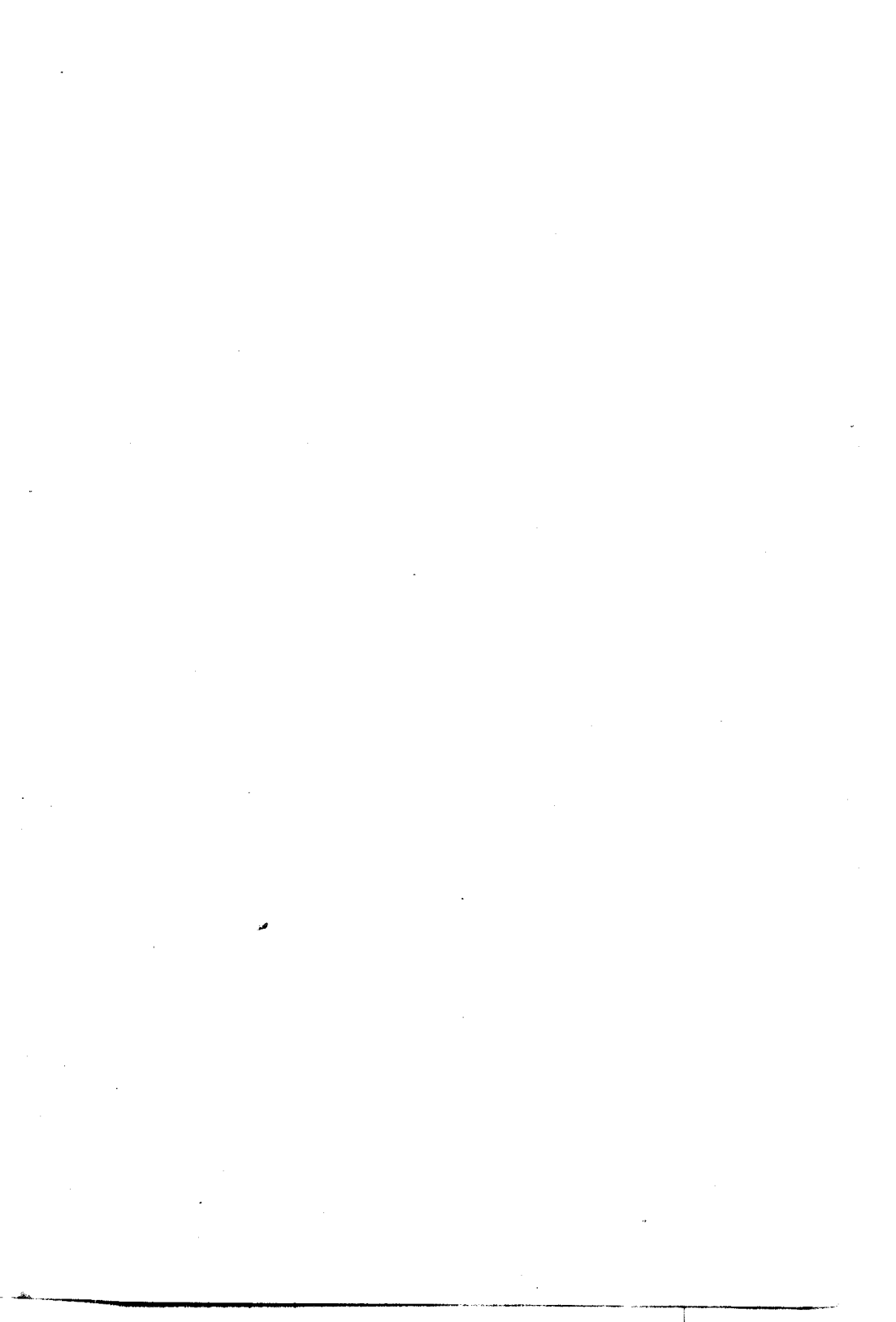
从复旦到北影

——十二年间风雨艰难人生

京沪两地闻见世态纷呈 ..... (41)

# '93 断想

一个作家的杂感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入口处——它似乎将一切法则都归结到了金钱本身的法则上。于是它使一切人的头脑都变得极端简单化了。于是它使本身的特点也变得极端简单化了。简单得直接了当而且粗鄙……

在我四十四岁的生命中，我只经历过两个年代，像 1993 年一样，使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使我对它得出这样的结论——疯狂。

是的，是疯狂。近乎无理性的，无政府状态的、贪得无厌的——疯狂。

那两个年代便是“大跃进”和“文革”。

前者的疯狂体现在虚妄的，神话了的“赶超”愿望方面……



后者的疯狂体现在政治宗教方面……

而1993年的疯狂，体现在瓜分欲和占有欲方面。体现在瓜分者和占有者的理所当然和荒奢豪醉方面。以及通过金钱对社会、时代、普通老百姓的强奸意识方面……

有理论说许多国家一百年前也是这样……

一百年后的中国搬用这种逻辑意识着什么呢？

有理论说许多国家都这么样富强起来的……

不这么样肯定富强不起来么？

不错——蝴蝶是由毛毛虫擅变的。但一切美丽的东西必先在一阶段是毛毛虫么？……

谁们在进行如此之放肆的公然的掠夺、瓜分和占有？又是谁们为他们敞开方便之门？他们曾打着怎样的冠冕堂皇的旗号和招牌？一个时期内，放纵他们的那些人们，依仗法权又从他们空前的掠夺、瓜分和占有中，获得怎样巨大的贿赂？

当许多人谈论改革理论的时候，仔细想想，现实是否在于以嘲弄？

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你能说谁比谁傻多少？

“救命！……”

斯时9月3日，上午，我在北大签名售书至十一点半，回到家里，匆烩剩饭，复热残汤陪儿子吃了几口，打发儿子上学后，顿觉倦意，倒身便睡。说睡，其实并不曾睡着，昏昏然躺着罢了。长篇《浮城》之后，一部四十五集电视剧《年轮》，似乎消耗尽了心血，亦落下了严重的头晕症。下午尤甚。自思可能颈椎部生了骨刺，压迫神经所至，却拖拖挨挨的，懒得上医院。每日散步时，在小树林中，撑树做遍别人传授的

牵引动作而已。

“救命！……”

北大学子们当面提出的种种问题，驱之不去地仍在头脑中纠缠不清。尽管对于我来说，皆属懒得讨论，懒得交流的问题，无非——“你对作家‘下海’怎么看？”“你对《废都》中的自然主义性描写怎么看？”“《霸王别姬》为什么曾经遭禁？”“《画魂》究竟还有没有可能公演？”“目前的反腐败斗争能挽救改革大计么？”“据说邓小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指出‘左’的势力又有所抬头？”……

切莫以为当今的大学生们多么关心时事，他们不过是依然的喜欢“侃”所谓“热门话题”罢了。否则还叫“大学生”么？不是我这么认为的。我猜想他们中的一部分是这么认为的。和大学生们对话已经是最厌烦的一件事了。他们的浅薄是常常令我讶然而且发怔的。特别是遇到了那种自以为思维方式特“形而上”的。他爸妈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尽在“形而下”地不能再“形而下”的现实之中活着，包括他自己，你说他装出一副特“形而上”的样子图的什么呢？装给谁看呢？跟谁学的呢？但一想他们的年龄，也就少了些“友邦惊诧”，多了点儿“理解万岁”。凡是有幸迈入大学校园的男女，谁不是打故作高深的岁数混过来的呢？何况他们或她们那“形”终究也升高不到那么“上”处去，一旦告别校园，走向社会，便将纷纷如自由落体，很可能掉到比自己的父母及兄弟姐妹更“下”的思维的地面上，无须别人告诉，他们或她们自己便会明白事实真相——原来满嘴“形而上”者流，在中国，在今天，有不少是卖“狗皮膏药”的……

“救命！……”

喊声里充满了乞怜和恐惧。

醒了醒神，分明的，听来那求援的喊声是真实的。不是幻听。也不是做白日梦。

我猛起身，推开了窗。午后阳光，炎炎普照三层楼下的小街，宿舍楼对面，小街的那一侧，松青草绿，茂茂密密，覆盖着元大都土城墙的残垣。在它的后面，是美丽的一处公园。

有两个我们北京市的男人，正揪住一个乡下的蹬平板车送汽水的青年。他们——那两个我们北京市的男人，都特壮实。年龄都在三十五六岁。其中一个，还戴眼镜，半斯文不斯文的。而那蹬平板车的乡下青年，却精瘦，年龄绝不会超过二十五岁。无疑刚才正是他呼喊救命。我以为他准是因为卖假汽水被识破，而那个揪住他的半斯文不斯文的北京汉子，要么是卫生检疫部门或市场管理或税收方面的工作人员，要么是受坑了的买过他汽水儿的人，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进行教育。

“我一没碰着你们人，二没撞着你们自行车，我为什么跟你们走？我知道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呀？……”

“你他妈逆行啦！你他妈违犯交通规则啦！明天‘七运会’就开幕了你知道不知道？……”

“甭跟他罗嗦！跟我们走！不走老子揍扁了你！……”

“你们还骑自行车带人了呐……”

“敢还嘴！……”

啪——一记响亮的耳光，连我在三楼的窗口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

“我不跟你们走，打死我也不跟你们走！你们狠！把我弄死在哪儿，我家里人还不清楚我怎么死的呢！……”

那精瘦的，蹬平板车送汽水儿的，软弱可欺的乡下青年

哭了……

啪——他又挨了一记更响的耳光。

世上有那么一种人，是见不得以强欺弱之事的，非常遗憾，我正是那么一种人中的一个。我尤其见不得城里人欺负乡下人。更见不得北京的城里人欺负乡下人。

遇到这类事，总该有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平息了之才对。既然偏偏让我开窗看到了，我想，我该出去说上几句公道话，顾不得换鞋，穿着拖鞋，匆匆下楼。我怕迟了一步，那乡下青年再挨一耳光……

来到外面，却见我们童影宿舍的楼前，路这一侧，已聚集了些人，隔街观望……

一位妇女已对周围的人小声说：“在街口就挨一顿打了。跟到这儿又打。我亲眼看见的，的确没撞到他们，在街口那儿，他们逼人家给他们二百元钱才肯了事。人家拿不出，他们就用汽水瓶子打人家头。幸亏两下都躲过去了，要不然还不头破血流呀！……”

原来是两个企图找借口敲诈的家伙！

我听了不禁七窍生烟。

我们这条小街，是一条南北马路上岔出来的小街。马路是由北向南的单行线。而由南向北要拐入我们这条小街的骑车人，将车蹬上一段三十来米长的人行道再蹬下来，亦算不得违犯什么交通规则。交通规则，不可能是对一切小街，一切胡同都照搬有效的……

这时，那两个家伙中的一个，因不能将蹬平板车的青年拖走，众目睽睽之下，也不便公然将手伸入青年的衣袋抢钱，而且，为了达到敲诈之目的，已耗时过久，于是显得愈加暴戾凶恶起来。

他用一条胳膊夹住青年脖子，并用膝盖猛撞青年腹部。那青年由于窒息，脸涨得紫红，大张着嘴，却喊不出声……

我觉胸中一股怒火直燎头顶！

“住手！……”

厉喝一声，大步跨过路去。两个家伙闻声同时望向了

……

“三个数以内，你不放开他，老子管叫你脑袋瓢开花！一、二……”

我想我当时的样子，大概确实使他们意识到——碰上了一个不要命的。颈椎病，令我的脖子不能完全伸直，即使正视别人的时候，脖子也是显得硬挺地梗着，头也是侧着，尽量将目光向上挑起而已。打个比方，斗牛场上的斗牛，一般就是那么地瞪着斗牛士的。戏剧舞台上的牛二，也是那么地向杨志进行挑衅的。

不待我数到三，确切地说，我刚开始数一，那个用胳膊夹住青年脖子的家伙，就心虚地将那青年放开了。

“你！……你是干什么的？……”

另一个低声嘟哝：“碰上了打抱不平的……”

我大声说：“对，老子今天就是要打这场报不平，活该你们两个王八蛋碰上了！……”

“你！……你敢骂……”

我一手攥着一只汽水瓶向他们逼近：“对！老子就是敢骂你们两个王八蛋！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公然敲诈勒索，大打出手，难道还不该骂么？！……”

他们一步步向后退去……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其中一个，先自软了下来。

我瞧瞧那被欺负的青年，见他脖子，已被勒得皮下淤血。仍胆颤心惊，一副怕得要死的样子。我又指着他的脖子怒斥两个王八蛋：“你们他妈的欺人太甚！”

“算啦算啦，我们饶了他……”

另一个推起自行车欲走……

我怒喝：“站住！……”

他朝我一瞪双眼：“你还想怎么样？……”

我说：“道歉！认错！还我们社会一个公道！”

他说：“老子没向别人低过头认错！……”

我说：“那你是在今天碰上我以前……”

我放下汽水瓶子，手疾眼快，将他的自行车锁了，钥匙攥在我手里，转身往家便走……

这时我反倒完全冷静了下来。我已经对他们有了一种判断。这判断便是——他们还不算真正的流氓。更非亡命徒，充其量是两个“准流氓”，也就是那种在心理方面遭到流氓意识污染的人。这种人在我们的生活中相当不少，并且正在逐渐增多。平时他们混迹在正常的人群中，一个个人模人样的，绝不至于被认为是流氓。但是在某些特殊的，哪怕稍微特殊一点儿的情况之下，他们那被流氓意识所污染的心灵，受到自己的某些卑劣念头的诱发，便会产生出某些丑恶和邪恶，凶狠和残暴起来。比如雪上加霜、落井下石、幸灾乐祸、以强欺弱等等。遇有可以坑人一次、骗人一次、害人一次、巧取豪夺一次、敲诈勒索一次、暴虐同胞以消遣取乐一次的机会，他们是绝不会错过的。区别在于，仅仅在于——真的流氓中的相当一部分，大抵同时是亡命之徒，而他们却缺少亡命的胆量。他们纵然装出亡命徒的架式，其实并不敢真的和谁玩命。尤其在对方凛然不惧的情况下，他们骨子里的“孬头

相”就呈现出来了。刚才我闻到他们中施暴施虐的那一个，口中喷出些微酒气。我想，他们肯定的中午在什么地方吃饭时喝了酒，见那蹬平板车送汽水的乡下青年是个软弱可欺的，打算趁机敲诈勒索一百二百的，“买单”的钱不是就回到他们衣袋里了么？偏偏那青年身上并未带着钱。如果带着，早已被他们抢夺了去无疑。于是他们企图将那青年的平板车连同车上的几箱汽水儿，扣在什么僻静地方，逼迫那青年只得取了钱或借了钱去“赎”。而那青年又不肯，似乎横下了一条心，命在车在。他们呐，原本不是打算要他命的，只不过想要钱。心思在钱，又要不成，难免的恼羞成怒，大打出手。即使他们与真正的流氓歹徒亡命小子尚有区别，即使“事件”的全部“起承转合”不过尔尔，他们的行为也够可憎恨的了。更令人可恨可憎的是像他们这一类人，日渐的多起来了。打个不太可能的比方——中国一旦又沦为殖民地，汉奸便会多起来。充当鹰犬欺压自己同胞的中国人，便会多起来。何况，现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到处流行的逻辑是——不怎样……白不怎样。比如不贪污白不贪污、不受贿白不受贿、不坑人白不坑人、不骗白不骗、不敲诈白不敲诈、不勒索白不勒索……

我想，他们如果要自行车，那么必得跟随着我，到我家里要他们的自行车钥匙。我不担心他们会在我家里把我弄死。谅他们也没那个狗胆。在我家里弄死我也不那么容易。起码我比他们更清楚——菜刀放在哪儿……

只要他们跟随我迈进了我的家门，我决定以另一种态度对待他们。我会请他们在沙发上坐下。我会请他们吸烟。请他们喝茶。不想喝茶，想喝咖啡，家里也有。朋友送的。我不喝咖啡。妻也不喝。儿子更不喝。他们如表示愿“笑纳”，我也可以拱手相赠。不过我真的希望，在我的家里，在另一

种情况之下，在另一种气氛之下，我能和他们好好谈一谈。我要坦率地向他们指出，他们那一种趁机敲诈勒索的心，他们那一种光天化日之下对同胞施暴施虐的行径，的确的确是卑劣的，邪恶的，丑恶的。人，尤其是男人，惧悍畏强而又同时欺凌弱小，的确是可以归入到王八蛋一块堆儿去的。或说我是想教育他们一番，也未尝不可。我并不好为人师。但我以为，于我们中国人而言，今天提倡互相教育教育，很是时候，正是时候，丝毫也不书生气。丝毫也不显得是一个矫情的愿望。我们中国人的有些愿望，分明的是很矫情造作的。或者说那愿望本身并不坏，甚至是良好的，美好的，但我们表示的方式，以及某些很矫情很造作的口号，有时候却是令人感到害臊的。中国人不在最起码的人性、人道、人心方面互相教育，自己教育自己，难道还要等着外国人的传教士捧着圣经在中国大盖教堂来对我们进行起码的道德和灵魂教育么？难道还要等到十二亿中国人中，已经有九亿在心理素质变成了“准流氓”、痞子、见死不救的心灵麻痹者，和有虐待症（这一点主要表现在虐待同胞方面）前兆的人的时候么？怕就太晚了点儿……

跨过小街，不过十几步路。朝家走时，我心里想了很多事，很多类我们中国人，很多种社会现象。不，当然不是想。那是不可能的。我的意思是，那一时刻我头脑中思绪纷呈，如鹅毛大雪，飘飘扬扬……

“大哥，大哥，您别这样，有话好说……”

他们中的一个追了上来……

竟开始叫我“大哥”了，“准流氓”们的嘴脸和招数正是这样子的。

我站住了。



“大哥，我们还有急事儿，真的，还有正经事儿要办。您把车钥匙无论如何先得还给我们……”

并且——“您”起来了……我说：“要车钥匙？给……”他一接过就想走。我说：“先别走。”他站住了，回头困惑地望着我。

我又说：“你得向被你们欺负的那青年低头认错。就当着这些围观的人的面。否则，你还是休想走成。除非你的车从我身上压过去……”

他望向那些围观的人们。

围观者中，有人流露出极为索然的神情，走了。我想，他们一定很讨厌我——因为由于我的出现，一场原本可以“白相白相”，可以预料准会有些刺激场面的街头戏，眼见得大概是“白相”不成了。“看白相”——这一种极其典型的三十年代上海小市民的丑陋心态，像前两年上海曾经爆发过的乙肝病毒一样，已重新传染向全国人。在北京，受到这种过去年代遗传下来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上海小市民白相病毒霉菌”传染的人，日渐的多了起来。这是一种跨地域跨世纪的传染。个中原因细分析起来，是较复杂的，此不赘言……

由于那些一心“看白相”的围观者的离去，由于他们离去时脸上流露出的遗憾而又索然的神情，竟使那两个家伙又气势汹汹起来。即使傻瓜也能从这一“动态”中得出结论——原来在某些人的心里，他们并不可憎。

何况他们又不是傻瓜。

我内心里倏忽间涌起一股悲哀……

“不认错，你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离去的人，有几个又驻足了。大概他们认为——还是值得看到最后的。说不定“高潮”在后吧？